



桐油罐子裝桐油

“八·一三事变”（1937年8月13号，日本鬼子进攻上海）后，阿爸和别人在上海合办的肥皂厂倒闭了。阿爸和母亲带着阿哥和弟弟妹妹们到了湖南衡阳，以后又经广西桂林、贵州贵阳辗转到了重庆。在家乡，只有二弟李万邦从小和我生活在一起，我在鲤溪小学上学的时候，白天去上学，放学回来，帮着阿婆和添喜姑做些力所能及的活。比如，点燃火柴灶来煲粥（煮粥），点燃大锅灶暖（热）猪食。等锅里的猪食不太热了，便用木勺舀入大木桶里，拿去喂猪。木桶太大，我提不动，便到楼上窗口喊二弟回来帮我抬。二弟在鲤溪小学上学，放学回来总喜欢在老屋前面的稻田里玩一阵子。他一听到的我的喊声，便马上跑回家来，帮我抬到猪栏。我尽量把木桶往我这边的扁担上放，让他能够抬得动。他用木勺不断地给猪添加猪食，喂完以



从鲤溪走上集成楼约有三十多个石台阶。作者同上海回来的大弟万中在石台阶上留影。



后，还知道把猪栏锁好。

阿爸的肥皂厂倒闭以后家里的日子渐渐地困难起来。太平洋战争（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美国在太平洋的海空军基地珍珠港，美对日宣战）爆发后，来往于家乡和印尼之间的水客中断了，印尼的钱一个也回不来了，外来的吃的用的东西也没有了。鲤溪村侨眷们的生活全靠自己了。有的靠变卖一些金银首饰度日。

老屋背后有两颗又高又大的梧桐树，枝叶很茂盛，夏天，在树下很阴凉。秋天，梧桐子结满了枝头。梧桐籽的外表看上去和绿色的豌豆一样，剥开皮，里面是白白的肉。很多人都来采摘梧桐树籽，放点盐煮着吃或者炒着吃。我觉得吃起来很香，阿婆说：“肚饥（饿）了，食（吃）狗屎也香！”我想起了阿婆过去说的话，如果你有吃的时候大吃大喝，没吃的时候就该饿断你的狗肠了。阿婆说的话一点不假，要不是过去勤俭度日，现在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。

尽管如此，家里的粥还是越喝越稀，稀里光当的。一日三餐都食粥，煮粥的时候，加上一大把菜叶子，或加上番薯末，或加上番薯丝干，好塞饱肚子。



二弟跟着堂兄弟、表姐妹们到深山里去挑石炭，挑到西阳镇，挣点脚力钱。去挑石炭的那个地方叫樟下，从家里到樟下有10多华里路，从樟下到西阳镇有20多华里路，从西阳镇回到家还有18华里。小小年纪跑这么远的路，还要挑担，真为难他了。有一次，他用挑担的工钱，换回一条咸鱼，全家都高兴极了。阿婆叹了口气说：“前世么（没有）修炼好，赖子（儿子）准（当作）心舅（媳妇）。”

1942年我在东山中学初中毕业，还想继续读高中，就去求阿婆。阿婆对我说：“你想读书是好事情，可是家里没有钱，读脉个（什么）东西？”我听了阿婆的话，无话可说，只好辍学在家务农。

有一天，鲤溪小学的老师来找我，问我愿意不愿意到小学来教书，教音乐和美术，还有一年级的算术。学校不给工钱，只管一餐午饭。我觉得很突然，当时没有回答。老师可能见我为难便说，你想好了再告诉我们也行。他们便走了。当天晚上我告诉了阿婆。阿婆当即问我：“你会不会教书呀？”我说：“会”。“那你就去教教看。”阿婆笑着对我说。不久，我便成为本村小学的老师，当我第一次听小学生们喊我先生时，心想我怎么成了“先



生”了呢，也很高兴地接受了这种称呼。就这样，我成了村里鲤溪小学的女教师，是村里小学创办有史以来的第一位女教师。下课回到家，阿婆问我：“教得怎么样？两个教师还满意么？”我说：“很好，他们很满意。”

“你自己喜欢就好。只要你自己把书教好，就可以一直教书。”阿婆高兴地说。

差不多教了一个学期的书，我自己很高兴，两个老师也高兴，我家一家人都高兴。教书之余，我照样跟着阿婆做些家务。

第二学期快开学了，那两位老师来到我家，说乡里的一位姓李的保长他不同意你教书了，理由是自古以来，哪里有女子教书的？我们对保长说学校老师不够，只两个人教书有困难，他说人手不够可以考虑再请一个男的老师，就是不能用女子教书。这两位老师无可奈何只好停了我的工作。这一下打破我想一直教书的愿望啊！心想，这位保长胡说呢，县城里的中小学都有女教师。

我辍学在家的第二年夏天，初中同学阿彩给我写来一封信，主要内容是县里有个梅州女子师范学校正准备招生，让我报考梅州女师，说梅州女师读书收费很少，不收住宿费，三年毕业，有普通师



范，幼稚师范，毕业后可以当上幼儿园或普通小学的教师。并且告诉我报名时间，考试地点等等。叫我不要失去良好的机会。到了县里考试可以在她家吃住，她母亲很愿帮忙也希望我多读点书，将来找个工作。她母亲是一位知识分子，父亲是某县县长。上初中时，我经常去她家玩，同阿彩一起复习功课，也曾多次在她家吃饭。她母亲喜欢我。我称呼他伯姆，伯姆高高的个子，身体不太好，在家做些家务，阿彩还有一个哥哥，一个弟弟和两个妹妹，家务很重，伯姆只好在家照料儿女们，空闲时，她坐下来读书看报，象她这般年纪的女人，能读书看报的人，在我们乡下很少很少。

我看了阿彩的来信，真是高兴，一心想着去考梅州女子师范，再一想，虽说上这个学校不用多少钱，毕竟还要一些钱，家里这么困难，我怎么对阿婆和妈妈讲，实在难以开口。想来想去，也想不出解决的办法：眼看报考学校的日期快到了，终于想出一个最好的办法。不管以后怎么样，先去县里女师参加考试，考不上就算了；若能考取女师，再跟我妈和阿婆讲清楚，请她们想办法支持我继续读书。

考试前三天，我对阿婆说，我想去我姑姑家看



看，阿婆说：“现在正是农忙时节，你去做什么，别给姑姑添麻烦，最好不要去。”我执意要去，阿婆只好同意了。当天下午我去了姑姑家，把实话告诉了姑姑，并请姑姑让表姐陪我一块上梅县，考完试马上回来，姑姑很为难，她说现在正好是农忙时节，你表姐要帮我收割，实在走不开。姑姑低头沉思了一会儿，说：“西阳镇上有个阿英舅姆，她有个大女儿，可以陪你上梅县，阿英舅姆没有耕田，她女儿在家闲着，你去找阿英舅姆。就说是我让你去的，请她的女儿娴云陪你一起去，一定么问题。你快去快回。”临走前，姑姑给了我二枚二毫子的银毫子。我离开了姑姑家，步行十几里到了西阳镇，找到了阿英舅姆，说明了来意，阿英舅姆满口答应，让她的大女儿娴云陪着我去梅县。两人高兴地步行了二十多里路到了县城，直奔同学阿彩家。

路上娴云问我：“你为什么总想去读书？我说：不读书么本事，找不到工作，只能早早嫁人，任人摆布，一点也不自在。”

娴云姐接着说：“嫁一个好人家的，好老公不是也很好吗？”我说：“我不能像表姐那样，高中毕业不久就嫁人，她的老公和家娘虽然待她很好，她只能天天挑尿桶，耕田烧火煮饭。读了高中，没有



一点用处，过几年到了南洋，生儿育女，多没意思。要是能考上师范学校，毕了业可以去小学教书，自家做来食，自由自在，不受人管束。我要像馨姐姐那样，学会接生，自由结婚，老公是个医生，开了诊所，两人同心协力，生活有着落，多好呀。”

“这确实好啊，我也打算去贵阳找我哥哥，也争取学点什么技术。” 娴云姐笑眯眯地说着。

说来也真巧，后来她真的去了贵阳，住在她哥哥家，我也到了贵阳，见到了她，她没有钱读书，经人介绍，嫁给了国民党的一位军官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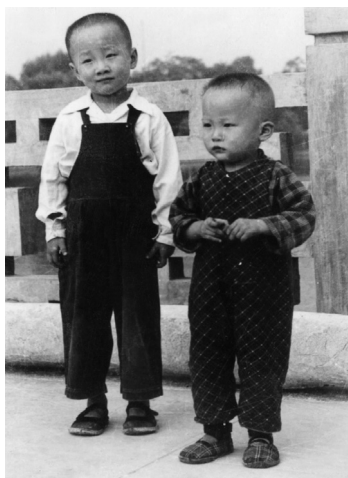
我们两人很快到了同学家，阿彩一家人对我们很热情。她已经帮我报了名。第二天，阿彩帮我复习了初中的数学、物理和化学。第三天便去女师参加考试。考了数理化，还考了音乐。考完的当天下午，我和娴云姐赶紧步行回家，先到了她家，见到阿英舅姆，便问我：“考得好么？祝你考上师范学校。”我谢过阿英舅姆和娴云姐，独自回自己家。过了好多天，收到阿彩来信，说我被师范学校普通师范班录取了。我高兴极了，壮着胆子，把考上师范的经过告诉了阿婆和母亲。

“考上师范学校是好事，也难为你了。可没有



钱供你，如何是好呢？”
母亲为难地说着，一点高兴劲也没有。

后来外阿婆知道了母亲的态度，很不高兴，埋怨母亲说：“我看你就是不想让阿莉读书！阿莉那么喜欢读书，有什么不好！停学一年多了，还能



考上学校，太不容易了。

作者的大儿王子冀、二儿王子延于1952年合影于北京中南海。

你如果困难，无法供她上学，我来帮你养两个小的孩子，省出的钱给阿莉读书！”母亲听了，不再说什么了。快开学了，阿婆给了我一枚金戒指，让我卖了钱，读书用。阿婆告诉我，这枚金戒指是我的生母留下来的。这枚鸡心形的戒指，我卖给了梅县的一间首饰店，用卖的钱交了学费，剩下一些省着用。

开学前两天，母亲用一担竹箩挑着我换洗的衣服、日用品和笔墨纸张、本子，送我到梅州女子师范学校，住在学校的宿舍里，不用交住宿费，伙食还有点补贴，我高兴极了。虽然很用功，成绩也好，可惜只读了一年，最终因家里再也拿不出钱供



我继续求学，只好又辍学在家做活了。我无奈地生活着。我的同学为我惋惜，可是都没有办法帮助我。

不久，我的一个叔伯姑姑从广东韶关回来探亲。她妈妈带着两个孙女在家耕田。她初中没有读完就嫁人了，去了韶关，生有一子，靠丈夫吃饭。我请求她带我去韶关找事做，她答应了。我打算到韶关去学点技术或者找个工作，当时父母和弟妹们都在广西桂林，如果在韶关呆不下去，就去父母那里。

我把自己的想法告诉阿婆，阿婆同意了。只要我想做什么事，做得又有道理，阿婆从不难为我。临行前，阿婆给我准备了几件换洗的衣服和鞋袜，装了一竹筐，给了一点路费。临走，阿婆又给了我一个金戒指，是五圈的。并且告诉我：“这个戒指是我在印尼的时候，你阿公给我的，你带好了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卖，留着急用的时候才好卖啊！”

“记住了，请你放心。”我一边答应着，一边收拾着行装。阿婆又说：“你住在细（小）姑家里，要帮助姑姑做家务，实在找不到事做，你就回来吧。”就这样，我离开了家乡，离开了朝夕相处的年迈的阿婆。



我跟着细姑到了韶关，住在细姑家里。大约住了二十天，找不到工作。我不打算再这样住下去，于是给在广西桂林的父母亲写了一封信，说我已经离开家到了韶关，想要去桂林找他们。父亲很快回了信，批评我不该丢下阿婆不管，但还是答应我去桂林。



1945年，叶剑英在延安。

我到桂林不久，日本鬼子就来了，我便跟着全家逃难到贵阳。在贵阳，我考上了贵阳医学院附属护士学校，卖了一圈金戒指，交了学费。还没有读多久，日本鬼子又追来了，只好辍学逃难到重庆。

1945年8月8日，日本投降了。但家里的日子仍然十分艰难，生活没有出路。一天，阿爸带我去见叶剑英伯伯，叶剑英是梅县雁洋人，和我阿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同学，关系很好。许多年以后



广东省梅县雁洋叶屋。左边横屋就是叶剑英元帅的故居。

然十分艰难，生活没有出路。一天，阿爸带我去见叶剑英伯伯，叶剑英是梅县雁洋人，和我阿爸是东山中学的老同学，关系很好。许多年以后



我才知道，阿爸早就帮助共产党做抗日工作了。阿爸对叶剑英说，我这个大女儿就给你做细妹子（女儿）吧，她没有固定工作，我又么钱供她读书，让她到延安去吧。叶剑英伯伯答应了，让家里人为我做好准备，到时候来接我去。

我的大弟弟李万中和二妹李美莹在我之前已经送到延安去了，在延安抗日小学读书。阿爸让我到了延安以后去找他们。阿爸告诉我，你阿燕表姐在延安，在中共中央党校工作。阿燕姐是白宫富良美村人，名叫丘淑燕，我少年时经常去她家玩，很熟悉。阿爸说，还有个李得奇叔叔也在延安，他是梅县松口人，在中共中央门诊部作牙科大夫，有困难可以找他帮助。

一天夜里，我正在睡觉，一个陌生男人来到我家，说是来接阿莉的，家里人都起来了。来人对我说，延安那个地方很苦，只有小米饭吃，问我能不



丘淑燕（1915—2001）曾担任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，上海社会科学院领导。

作者1945年在重庆留影

在延安抗日小学读书的大弟李万中和二妹李美莹。



能吃苦。我说没关系。他又嘱咐家里人，不要和别人讲阿莉到延安去了，就说她自己找生活去了。衣服也不让多带。没说几句话，我就拎着一个小小的竹藤提箱，跟着来人坐着小汽车走了。我知道，我家住的这地方叫枣子岚亚，周围有国民党的特务机关，所以要格外谨慎。到了八路军办事处，给我发了一套棉裤、棉袄，还有一顶棉帽子。送我来的那个男人问我：“人家叫你什么？”我说：“阿莉。”他说：“好吧，就这样，那你就叫叶阿莉吧，若有人家问你，你就说是叶剑英的侄女。”

我睡了没有多一会儿，一大早就有人把我叫起来，跟着几个人到了飞机场，上了一架飞机。机舱里靠边有两排凳子，大家都坐在凳子上。飞机很快就飞起来了，越往北飞，越冷，把脚趾冻得很疼。

晚上没有睡好，加上晕机，就吐了起来，很难受。但是再难受我心里也很高兴。只要能有机会读书，有



1946年在延安市场的照相馆里照的合影。照片里是作者（右一）和三位男护士。



机会做事，我不怕吃苦。到了延安，我被接送到了叶剑英伯伯的家里住下。

叶剑英伯伯的家住在延安王家坪。那里有座小山头，山头上有一幢平房，与土窑洞相比，算是带点“洋气”了。这就是叶剑英的家。山头虽然不高，但路却很难走。也可以说是没有路。但我这个山村里长大的孩子来说，爬这点坡算不了什么。这时叶剑英伯伯还在重庆，家里只有他的夫人吴博和女儿妞妞。

过了几天，杨（尚昆）主任问我都学过些什么。我说，曾经在贵阳读过护士学校。于是我就被分配到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直属中央门诊部去做护士了。在那里我见到了阿爸提到的李得奇叔叔。他在门诊部当副主任兼牙科大夫。他对我特别照顾，常叫到我那里去吃饭。我吃的是大灶，他吃的是中灶，吃中灶的多一些细粮，多一点肉，他把他的那份饭菜从食堂里打回来，让我吃他的，他就吃我那份。他说他就喜欢吃



傅连璋送给作者的照片



小米饭……。其实，我对吃粗粮也挺习惯，在家乡的时候，也经常吃番薯，吃芋头，吃薯子。

春节到了，他知道我喜欢玩，找来门诊部的医生卢章教我跳交谊舞，学会了，星期六晚上就带我去枣园，在那里我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、朱德、周恩来等中共中央的领导人。我刚学会跳舞，也不管跳得好不好，就大胆去邀请毛泽东跳舞，跳完了又去邀请朱德、周恩来等领导人。

叶剑英伯伯从重庆回来后，我把自己想要读书的想法和他讲了，过了几天，中共中央军委卫生部的傅连 副部长找我谈话，说：“你想念书很好，叶总长（叶剑英）已经对我说了。但是现在不行，要准备打仗了。你最好先把自己的组织问题（指加入共产党）解决了再说。不然到一个新的单位，人家不了解你。”傅连璋是中央门诊部的上级领导，听他这么一说，我也就暂时打消了读书的念头。

我听说，有一段时间，一些医、药卫生人员不安心做本职工作，想改行做军事或政治工作，叶剑英就在军委卫生部成立的大会上说：“我的家乡，广东省梅县，有一句谚语，叫做‘桐油罐子装桐油’，意思是说，你既然已经在罐子里装了桐油，那就还继续装桐油吧！再改装什么别的油，就不如



白 宫 往 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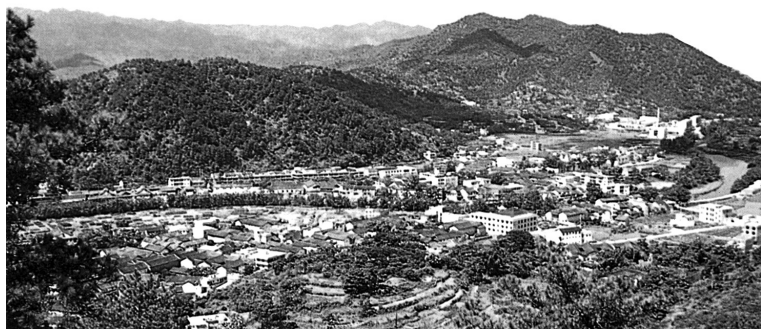
仍然装桐油好了。比如，桐油罐子里装上了菜籽油或香油就不行了，那菜籽油或香油就不能吃了，对吗？不管是什么工作，在革命队伍中都是革命工作，不要这山望着那山高，专业工作总是需要有人去做的嘛！”叶总长教育、劝导我们做革命工作就要服从革命需要，做一行，爱一行，专一行。

叶总长讲话过了很久，还能听到有的医务人员对别人或者相互风趣地笑说：“我们这些桐油罐子，只好装桐油了！”

这以后我一直从事医疗卫生工作，没有改变过。我这个桐油罐子也只好装桐油了！

没有改变的还有我对家乡的怀念，对家乡的眷恋……

二〇〇五年金秋
完稿于北京



白宫圩镇全貌（1997年摄）